

## 母子情

## 我的午间

□正平

我一般是回家吃午饭,这样可以休息一会儿,毕竟不是年轻时。除非有接待、工作性安排。当然,我更加知道,老母亲每顿饭都是等着我回家吃的。

回家路近,可以步行上下班,节能、环保。早上推开门去上班时,母亲总会跟上来问一句:回来吃饭吗?有时我已提前预告,她还是会再确认一下。于母亲来说,一日三餐是日常生活最主要的内容,所以,老人家特别上心。

近12点,我拿着钥匙开锁抵家,我会叫上一句“妈妈”,表明我回来了。她大多正在厨房忙碌着,抑或是看着电视等我。最近半个多月,我总是回家迟,大多已过了12点。母亲总是盛好了饭菜,在电视机前的竹椅上,朝着门坐着看着。我想,她定然是一边看她热衷的《非诚勿扰》节目,一边“密切”注视着门的动静。有时回来太迟了,我推开门,看到她坐在北边的落地窗边,我想她一定是坐好久了,远远地从窗口望着我回来。如果她看到我进了小区的大门,就会把家里的门打开来迎接我。有时我说了不在家吃,吃好了回来休息,见门突然开了,她还是会急急地问上一句“吃没,不是说了不回来吃的吗?”如果我忙碌有工作回不来,电话里告诉她,她听完就挂了电话,我知道她会有一点点儿的不开心:饭菜烧好了,儿子又因为工作不回来吃了。

母亲的目光等我回来,不是因为可以吃什么大鱼大肉,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守候。吃的还是简单,这是我的“要求”,白米饭,冷的或是刚烧的,菜肴以蔬菜为主,抑或是鱼、肉。我不“许可”老母亲米饭吃得比我多,而我一般才盛2/3碗,有时还要倒回饭锅一点。近期她“自觉”了许多,一上桌,我就注意观察她的碗里,是比过去少了。开吃第一口,而我总是问:阿卡波糖片服了没有?

母亲血糖高需要及时用餐,我让她不要等我,但她总是等我一起上桌。我动作快,很快就吃完饭离桌了。今后我还是等她吃完,不用太急急忙忙的。她等我吃饭等了半天、半个小时,我等老母亲吃完饭也就5分钟、8分钟吧。

其实,我从小开始还是喜欢洗碗的。小时候,捧了高高一叠碗去屋后的河边洗,“嘭当”一声摔坏了许多。母亲老爱回忆过去的我的糗事儿。然而,现在母亲总是说:“赶紧去午休会儿,下午还要工作。”一般我总是洗把脸就自顾自地去休息了,门没关上,我听着她开着水龙头,洗汰着,总要再忙碌一阵。

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,午睡不在乎时间“够不够”,而是“有没有”,有就行,二三十分钟也行。一般一点钟刚过,我就醒了,因为一点半要赶到上班。翻身下床正想着泡上一杯速溶咖啡,常常就会看到母亲准备的水果切好了已经放在我的公文包边上,让我心里一动,不能不吃。

回家后我的工文包总是习惯性地放在桌子南侧的凳子上,从不轻易移动,一会儿上班要带走的书、文件、材料、杂物等也是放在靠近包包的桌南头,从不忘记。像昨日从卧室到客厅,映入眼帘的就是桌子的一角,一个塑料篓侧盖着,轻轻地揭开一看是盘子里切成一片片的橙子。我坐在此时写字的位置,一边浏览着手机上的朋友圈,或用手机处理着工作上的事儿,咀嚼着老母亲为我准备的水果,然后赶着去上班,我专注地看一眼母亲是不是睡着了,睡着了我就手脚轻轻地推开门出去,如果没睡着我一定会再告诉一下母亲“我会回家吃饭”,让她放心。

午间,时间并不长,也就一两个小时,也就是吃饭、午休两件事儿,可以不紧不慢简单地重复。正是在这种惯常的节奏里,细腻地去感受生活,即使重复也不会厌倦,也是挺有滋有味的。



冬日秋韵

张宏亮

## 母女情

## 蒸年味儿

□马亚伟

小时候,过了腊八,几乎每天一进家门,就看到满屋子热气蒸腾。我兴奋地喊着:“妈,今天又蒸什么呢?”母亲像是腾云驾雾一般,从热气里钻出来:“蒸馒头,你不知道有个词叫‘蒸蒸日上’吗?日子呀,越蒸越好!”母亲是初中毕业,而且还是“高材生”,在当时也算是“高学历”了。我对母亲关于“蒸蒸日上”的解释深信不疑。

后来我上了小学,在课堂上学到了成语“蒸蒸日上”。才知道,“蒸蒸日上”是“兴盛”的意思。老百姓是最富有智慧的,他们利用谐音为自己讨个好彩头,寄寓着对生活的美好期待。

我们家乡的习俗,要在腊月里把来年正月里的馒头全都蒸出来。母亲要花去两三天的时间,一锅一锅不停地蒸。她从来不嫌烦,反把蒸馒头

当作一种愉悦的“创作”。蒸每一锅都变着法子弄些花样出来:白馒头蒸出来,在顶上点上大红点,馒头仿佛戏台上女子眉心的红点,显得生动俏皮;枣馒头上要放5个枣,寓意五谷丰登;面鱼要做成对儿的,寓意富有余,鱼头和鱼尾要上翘,寓意日子蒸蒸日上……母亲像一个魔术师,她的手里变幻出无穷的宝贝。

过年的时候,母亲还会蒸父亲最爱吃的玉米面豆渣饼子,我们俗称“渣饼子”。渣饼子是用玉米面和豆渣做成的。我们那里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做豆腐,做豆腐剩下的豆渣就用来做渣饼子。母亲总是能够做到把所有的食材物尽其用,又照顾到一家人的口味。渣饼子本是节粮度荒年代粗粮细做的产物,父亲吃着渣饼子长大,就好这一口。

母亲先用滚烫的开水把玉米面

烫透了,然后再拌匀。稍晾一会儿,掺入豆腐渣,还可以在里面加上香菜。要拌得稍稠一点,加上细盐、五香粉、葱花等调料。最后捏成饼子,上屉蒸熟。我最爱吃围着锅贴的一圈渣饼子,上面有香脆的锅巴。渣饼子酥脆美味,里面有豆渣里的豆香和香菜、葱花里的菜香,咸淡相宜,余味无穷。现在条件好了,母亲还会把蒸好的渣饼子放在锅里煎炸,炸出外皮一层金黄,吃起来更美味。如今人们讲究粗细粮搭配,营养均衡,渣饼子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们有时去高档餐厅吃饭,还会有人特意点渣饼子吃,粗粮也能登上大雅之堂了。

腊月到了,母亲又在忙着蒸年味儿。就像她说的:蒸蒸日上。母亲那热气蒸腾的小屋,对我是永远的诱惑。小屋里的回忆,一点点润染开来,成为一幅暖色的画。

## 父子情

## 木匠父亲

□赵自力

我的父亲是木匠,这是我小时候最引以为荣的事。

听父亲说,我爷爷也是木匠,父亲从小就受爷爷的熏陶,继承了爷爷的手艺。爷爷在一次意外中去世了,年轻的父亲挑起了木匠担子,同时也挑起了家的重担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,父亲经常给我做些木制玩具,如木手枪、木大刀、木弹弓等等。我常常肩挎一把木大刀,手里握着木手枪,神气地站在小伙伴面前,引得他们围着我转老半天,满眼的羡慕和崇拜。

儿时的记忆里,经常看见父亲挑着木匠担子,在乡间小路上,那准又是到谁家做活儿了。父亲晃悠着

担子,边走边唱几曲,那嘹亮的歌声在田野里回荡,格外悠扬。再阴霾的天气,也会被父亲的几嗓子吆喝得云开雾散。

父亲为人老实,做的木器就像他一样朴实,既好看,又经久耐用,再加上工钱公道,所以,远乡近邻谁家有什么木工活,都来请父亲去。“身怀一艺,顶种二亩地”,父亲靠木匠手艺养活了全家。他对木匠活近乎敬畏,每到一家,必定是兢兢业业把木活儿做好,从来不偷工减料糊弄主人。他常常跟我们说,千万不能“丢了手艺丑了人”。因此,父亲手里的木工活儿,跟别人的总不一样,即使是一把普通的

椅子,父亲也做得十分讲究,连椅子底下也细细刨平,露出好看的纹理。也常常有人来请教父亲,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慢工出细活,能工出巧匠”。

父亲曾经带了几个徒弟,但徒弟出师后不久都外出务工了,相当长的时间里,方圆几十里,只有父亲一个木匠。后来,父亲年纪大了,乡亲们买家具的也多了,父亲偶尔也干点木匠活,夏天的时候他常常光着上身,那一身虬结的肌肉,就是木匠岁月的痕迹。

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,我一定会子承父业去当木匠。木匠父亲给我最多的,除了爱,还有一种工匠精神。